

郭先生明代奇士也。以諸生奉成化進士。成化帝撥志文集外尚書有燕史
薊略二書皆不傳其略見于集中燕記各序及閩海楚滇薊楚經略議其
文高壓一代雄執力堅悍可想見其將略焉。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亦存日
均未收。蓋名位不顯于生前者。作亦沈埋于身後也。

歲次甲子五月倫明識于燕京上斜街寓廬

卷六陳友定傳續數千言可補元史。關曾抄呈。屏敬山研
不識有補人所修元史否。 明再識

海嶽山房存藁序



余從少宰葉公得郭汝承

議論恢々恨相知晚也少宰

誘余公未見其父耳汝承

乃以尊人海嶽徵君存稿

示余。時方避暑黃石山樓
揮汗三讀見其韞藉幽深
構造雄傑淵源遠而境地
超縱橫紆鬱極文章卓之
變則竊歎曰少宰之所稱

許豈虛哉今世言文章者
多謂此道上不在臺閣下
不在山林此何說也毋亦以
臺閣之文從宏典重之奇
崛之觀山林之文枯槁穉

寥寡宏富之蓄用其長
而不能不見其短故為世所
訾病耳夫成弘以前其為
臺閣者吾不敢知嘉隆以
後其為臺閣者吾不待言

是非得失俟之手腕可也若
明興山林之士得與于斯
文者實少茂秦太初能為
韻之次梗能為騷合之布衣
稱雄者稍能為昭明選中

誘律以宏篇鉅撰出入于古
成一家言寡罕見毋惑乎
持論者之見絀矣激君之
文具在毋論山林即學士大
夫偃然以作者自命或胎羅

垢字字挾風霜或雋采馳
幾清音響音玉較之於此能
無讓一籌哉前代山林操
著作之權莫如蘇明允進
之則添園吏明允自喻謂詩

人之優游騷人之精深遷
固之雄剴孫吳之簡切投
之所向無不如意而漆園
諸篇汪洋浩渺若斷若續
常使讀者未易詮解故是

文章家絕技滋君文不類
眉山而縱橫辯博殊得其
意至其一種沈鬱其繁迴
奇峭天拔之致源流所自
吾以得于漆園者居多其

人之風流高曠超然迥出
于流俗亦甚似之余生平
頗好推轂布衣隱約之士
乃不識潁君而當潁君在
日所遊從多賢士大夫如徐

子與輩皆以作者名顧又
潁君之文至于今猶不傳
于世而嗚呼謂臺湖山
林無文亦足慨矣矣林之馮
陵幾使齊晉失其牛耳

詞林君子固自有責若取
禮樂于宗魯以問以觀而
歎其美哉舍淑君將奚
取焉此之駭聞于人不掩
耳則裂眦要之久當知其

不謬也故校而付之梓以復
少宰適汝家閱序遂為
書此有習淑君者後曰郭
淑君氣誼似魯仲連通達
似賈長沙善紀事似龍門

博洽綜覽不可難以奇字
殺義似揚子雲宮中祕書
要其文則余所稱引眉山
涖園者為近汝承能續父
業吾竟激之北蘓氏

萬曆丙午秋仲無垢居士
穀城于慎行題于飛鴻

閒館



濟南邢侗手書



海嶽山房存稿敘

里人葉向高撰

建初先生沒余既志其
事而銘之矣先生生平
所論著甚多其大者則

有燕史永平臨汀上杭
諸志玉融古史燕史多
至數百卷書成而莫任
剖劂故尚未行世即其
他亦或傳或否至于名

流知己假手操觚則十
九削稿不欲傳于是先
生之文其存者無幾伯
子孝廉汝承彙為二十
卷以隲于穀城于先生

大相賞歎為論次而授
之梓余不佞敬從于先
生後復為之敘敘曰
郭先生者余里中人也
其尊人曰子長先生為

比部郎有才名早夭先
生幼孤即能緒其業籍
學宮以博士業屢冠有
司然非其好也其志在
上下今古貫穿百氏窮

海嶺山房文集 卷之三
搜人間未有之書羅之
胸中以勒成一言蓋
不久而先生之業成海
內賢士大夫如馬恭敏
徐子與輩皆折節與交

以作者相期許先生又
練習世務每談當代得
失之故如決溜懸河聽
者忘倦世遂不敢以文
士目先生迺竟困一第

以明經入太學而先生
不屑也去之為塞上遊
戚元敬都護開館漢莊
延先生蓋燕史所由作
焉書成而先生歸時余

已通籍里居數從先生
遊相與揚榘執林窮日
夜不休因竊覩先生之
文宏深奧渺指遠而詞
修其大致在使讀者深

思以求其趣故才可以
無不遂而光常韜意可
以無不暢而氣常鬱曲
折紆迴窮工極態求之
近代作者稍類李于鱗

而于鱗棘先生典于鱗
滯先生達于鱗以古語
傳今事先生能使古語
今事混合無迹此其所
以異耳自七子之徒推

尊于鱗而詞林館閣諸
君子不能無異同遂使
文章之途分軌而岐趨
先生能為于鱗能不為
于鱗概之于館閣馳驅

範矣徒以逢掖諸生不
得翱翔石渠天祿間為
諸公所推轂既沒而乃
有于先生為之表章豈
非此道之顯晦離合亦

自有數存歟而說者謂
先生之才尤長于史今
讀燕史一書網羅千載
蒐輯前聞名雖一方實
該九有其雄洽博贍即

方之龍門北蘭臺且無少
遜至于辯微箕之誣徵
叩馬之妄證

文皇未嘗以大寧予朶
顏皆古今大窾繫無人

能業發明者使先生而任
掌故之職得肆力于編
摩其所成就又寧可量
昔柳子厚以史責昌黎
而昌黎終謙讓不敢當

知幾史通其所譏彈自
丘明而下無得免者紀
述之難如此當吾世而
失先生豈不惜哉先生
集其為史作者十之三

海嶺山房存稿
他文十之三不為史而
有裨于史者亦十之三
詩僅十之一要於諸體
無所不工而其必傳而
無疑者則以議論考索

中徃徃有不可磨滅之
見不獨以文已也昔子
長先生集識者稱其雄
勁簡奧善紀述父子間
源流固然乃先生閱肆

海嶽山房存稿 序
矣孝廉諸昆仲又皆翩
翩有文名郭氏信多才
他日竟祖父之志又自
有在吾姑書此俟之若
先生之所具行高風超然

援出于流俗使在聖門
不以狂狷而兼文學則
墓中之文具矣茲不論

門人陳勳書

新安黃一桂刻

朝逮初先生海嶽集序
學術之辨駁之亦多冥
心于清遠之遠以論鏤
刻靡麗之文並以所謂
律曆斡陳錢穀刑名古

才臣智士用以補短移
代助流德教者咸安遂
以參灰塵雲耶噉緩擗
塵含毫自謂可以拱抑
天心經羅遺痛亦可

以才弁待用之器棄是
靡狀所回銷矣彼夫京
管以占猴櫟苒尉繚以
韜鈴蘇蕭以法令計倪
定豸以計策士大夫眠

以風馬牛不相及之所
舉以以言與冥囊以句
穿求雌穴繫飾條章理
用同撥亦繆以亏画鮮
以不可噉劓次肉事此

咄喋者為我明以以布
示張與黨者前剽奪初
茂秦次稷後劓為建初
先生較而稱以並雄島
亏坐林而余謂三子與

心非先生匹之太初隱
茂秦通次梗俠先生蹟
兼資以而與志可以寄
生死其中可以滄緩急
謀適不用退而處可囊

中令授袂而趨者豈與
蒼淵源次律以六言而
躋于埤哉夫三子者故
未肯能窺先生以用者
之即以與又論孫謙以

詘靈以賦偏諂而孤騫
耳至沿古今以變談王
霸以畧天又以覆逆坎
非以阨塞人心臧否
兵事以成敗如先生所

蒼燕志閎筴諸書令三
子挾筴聽以必驚怖與
言猶河漢而亡極之先
生詎僅以文章為坐
林重哉先生宜以不羈

清靈空遠以論次之不
爲鏤刻靡所以文歎舉
興得諸心可見諸行事
者筆而爲書近推形算
遠抽深滯與彫如管大

夫暢彫如賈太傅西拊
彫如蘇長公今當世有
能用先生者畢出興所
論藉奏以言留石畫可
旋試而效之能弘衛

罪和命何植 = 希衣歪
馬漁陽喪而杖劍嘯滾
上第令抱壑又以纏吾
不能不為心累歛而夸
皂矣雖狀古人心言固

有當歪不能無狀疑而
異歪乃知與解者又脊
當卅不能盡用之而後
歪弓按而行之者又脊
當歪弁後卅俱不能用

海賦山字高

亦與論卒爲序宙閭不
可磨滅者要以與又至
沫剽可用者常在可用
者常在剽身之所托以
不朽者固煩舉天於曰

月纒古以固朽之得時
剽譎至得時剽飛蛇何
必梯榮哉必曰照乘貴
珠而珠不以十式乘而
輝必曰連城貴璧而璧

不以十五都而潤藏
枯岬為月為虹按劍而
授以彤彤而獻以心之
所以貴珠玉者珠玉之
所以賤之琬璵可懷貞

期難對九原可化先生
不以乘寔亡戀而自為
局促矣先生之子孝廉
汝承能傳興又業名行
藉聞當代所謂瓌璋之

士力之崔氏以世禪雕龍
 何足為彘異先生經國以
 大業具在汝承矣知本
 交以必行者何待四百
 幸而後有平子哉

江寧通家後學顧起
 元頓首書



海嶽山房文集序

吾閩以布衣顯名當世者多
如郭達初先生嘗

世廟末島夷作難東南諸
郡邑歲破閩禍尤烈當事

海嶽山房存稿 序
者莫能支先生發憤條議
籌山度海以在者睽之邀
擊備禦之術甚具尚子藉
以成切去而先生之策程未
什用其二三於是海內法名

公轉相推轂遂道吳越
上金陵溯大江而西及荆滇
之交兩至皆有石畫遂游
都六悅然念庚戌之變欲从
盧龍歷九邊盡觀天下阨

塞會成將軍築宮碣石
以請遂止焉於是考剗故
作並史編求御書方略旁
及舟車器械中國所恃長技
二精討討從羽檄交馳間

占象為諸銘畫名率無
不中機宜者當是時郭先
生之名聞天下思嘗讀先
生口撰著深沈雜博授古
証今一縱一橫要歸於實

用觀其對李司馬酒中
大言其氣略一月壯也至以
括畫天下要害夷情易
狀之謀矇弄又何綜覈而
瑰瑋先生非有一言之富

封疆之司特以送掖生未也
憤時子關口縱談以以秀闕
大計此豈得之俛然位
陽喻張紙上嘗法以釣高耶
語曰事不素具不可致遠

自祥蹈山齊孤矢縱送會
同田糧禮樂六藝之教廢
而徑緯文武之路不見于士
大夫然其間賢者猶能洞
悉安危燭照成敗未雨激

素尚機決笑及其敝也士夫
安於泰密相与習為雍容
無益之文辭高士托於處
曠忘其國恤一旦有变則
蒼蒼黃首鼠肉縮不任急則

以百姓為餌及在子者盡
如先生曰憂天下哉嗟夫
天下事未易言也以徐浩
之才泯然不復再見而張
德遠輩以儒者謀國屢劔

屢挫竟無取談此英雄及
志之士所以挫膺長歎耳
即先生當時與游以節
鉞收功者非無其人然或曰
予會藉將士力取大友享

盛名亦未必至具之素備
如先生者以君以文章而終
則作者代興幸說不朽如
當世所譚說六七子豈不朽
約至於綜事實苞經濟

教之可用垂之者有別通達
于國體的法經世之大業可
千秋無疑者則吾未知其
誰與惜也吾不及見先生之言
論風采以自壯也先生卒

生密遺西報久與元敬將
軍周旋十五年迄塵不第
去今僅二十年遺事復矣
廟廊之上身於計議莫
知所終噫安得有如此先生
元敬者起九原而問之徒
及我恠之思之先生子孝廉
求兄弟與予游有志略能
竟先生志者

晉安通家晚生董應舉

於之撰



甫中晚學黃宦初書



郭海嶽先生詩集敘

同郡後學陳勳撰

詩與文異致自刪述呂還

不能易也而通儒偉人為

用世之學見乎文章者則

尤沉浸古初周於當世之
故揣稱當否極形勢利害
之變所臣保邦制勝者其
源出乎書禮春秋歷代之
史官及戰國兵家名澹之

書昭代典章方域圖志罔
不畢舉為功博而効用實
若詩則主感發風刺託於
山川雲物草木蟲魚其源
出乎風雅騷人之義蓋萬

物之精華而情性之靈籟
也虛實不相權神用不兩
五鼎董賈生之論事陶謝
王孟之詩使古人無業之
有不能相為者矣郭先生

所論著蓋通儒偉人之業
用世之書也而先生頗善
詩其旨自鄭繼之上溯國
初諸家臣合於盛唐漢魏
之際與七子者身相及而

無所阿之讀先生書者驟
不知為詩人乃其詩自當
獸傳不必因書見也夫先
生者異致而無至者也嘗
疑史遷論詩謂出於發憤

乃若簡兮之什侮玩不恭
彼殆深於怨者豈有如先
生而縫掖老願其詩幽思
而不為身旅愁而不為名
其登覽山水淋漓極興固

江表志卷之九
臣曠遠聞逸歸於麗則至
於邊塞之什佚宕激昂其
或羽聲變徵指冠欲涕皆
閱時觸事關於世故側微
畱滯之感靡所介於其中

何其沉壯而不怨也夫竒
士之於功也與藻士之於
名也汲汲矣功不當身而
空言俟後豈用世者所急
哉先生蓋矻矻著書蓋曰

當世之故不能出吾書吾
身賤而言立世但用吾書
足矣故先生之書有以為
者也其於詩則若其無臣
為者也籍甚具櫝而藏之

隆萬以來未有名先生詩
即吾里此業代興好相甲
乙亦未有舉郭氏詩者蓋
途者全集梓而詩始出品
始定壇坫始尊操觚者始

歛衽也今海嶽集方重於
世如天球拱璧不可復讀
愚竊窺其超然而無悶與
夫不用之功實名之意在
文詞外者如此蓋先生之
道深遠矣

新安黃一桂刻